

美國白銀政策之回顧與前瞻

守 愚

沒有申述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大胆的先下一個結論，就是說，一九三四年的世界銀市場，唯一有力需求白銀的國家是美國，所以白銀價格的劇鉅升漲，直接間接由於美國的購銀政策。將來美國如推翻羅斯福政策，停止國外購銀，或國產銀亦同時停止收買，有一實行，則世界銀價之跌落及跌落的速度，必遠過於去年一年間的上漲程度。就是白銀政策表而不推翻，而執行頗有遲疑，則銀價亦必步趨低降，但低降速度，或可較為平穩。我們國內朝野，對於銀價的劇鉅上下，久已談虎色變。銀價對於吾國經濟的影響，報章雜誌，討論早成巨帙，那麼對於影響銀價力量最大的美國，他的生銀政策的過程，和將來的趨勢，或可供懲前毖後的參攷。

「歷史決不重演」，是一句人所習知的成語。但是美國之白銀政策，却有許多地方前後演映，極相類似的。如一八七八年的勃蘭德阿里孫案 (Brand-Allison Act)，目的在強迫政府購國內產銀，使一八七三年的經濟恐慌和物價繼續低落，得從增加貨幣而資矯正。而該案本身，又係一

種折衷辦法。在衆議院中，原案為確定金銀本位，恢復銀元之無限止鑄造，並規定金銀元兌率為十六與一之比。到了參議院，為防止議會外攻擊，及調和議會內紛歧意見，使議案得迅速通過，成為法令，故將十六對一的金銀兌率一條取消，而僅強迫政府每月購買二百萬至四百萬元所值的生銀，鑄成銀幣。但其結果因銀行方面，從中作梗，並且銀元因銀價連續跌落，實有貶價，故迄一八九〇年止，鑄造數僅有三萬七千八百萬元，而流通市面的，僅有此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六十五，悉由商人存入國庫換取金洋，一時國庫幾將藏金完全換出，而存入的僅見銀元。一八九〇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休孟案 (Sherman Act) 強迫政府每月收買四百五十萬純盎斯的生銀，此案執行三年，政府收買生銀共一萬六千九百萬純盎斯，值一萬五千六百萬元。因一八九三年的經濟恐慌，政府收入，又未能如勃蘭德阿里孫案時代的富裕，以致為購買生銀而發出的國庫券，不能兌換黃金，一時風潮驟起，國會不得已撤回休孟案。但兩案雖先後撤回，而相信膨脹貨幣可以恢復

繁榮的觀念，却深入人民心目中，尤以農民爲甚。兩案的成立，固然特產銀省在國會的政治力量，而最大力量的來源，還是由於農民的擁護，和一大部人民對於貨幣萬能的信心。一八九六和一九〇〇兩次的總統競選，民主黨政策，綱要，首列金銀複本位制，還是西部農民的力量。一九〇〇年確定金本位後，美國遭遇空前的工商業發展和繁榮，直到一九一八年歐戰停止，繼續不斷的百業安樂。就是戰後，雖在一九二〇年稍有阻遏，但是在美國變動和緩，商業迅速恢復。一般農民和產銀省，對政府無可訾議。到了一九二九以後，全世界經濟一過於戰後整理未能澈底，再過於國家經濟主義氣焰日張，貿易金融悉受操縱，而三十年不斷的繁榮，好似人間天堂的美國，亦因證券市場的崩潰，而推入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漩渦中。

農民利益和白銀問題，在美國歷史上既有不可分解的因緣，所以這次世界經濟衰落，美國商業不振期中，首次對於白銀的條文，即包括於一九三三年農民救濟法內，（Farm Relief Bill）共有兩條。一條授權美總統，按照一與九成色，規定新銀元重值，及與金元之確定比率，並可按照此項比率，無限止的鑄造金元銀元。此條要是實行，美國便立刻成爲金銀複本位制。但如以前的勃蘭德阿里孫案

金銀比率的條文取消，而此案則比率條文雖成立，但執行權付諸總統，祇有許可而無強迫，總統當然不願于冒不韙，強制執行。其他一條，則對美的債務國，可於本法案通過後六個月內，以白銀償付債務本息。但是這些債務國，根本不產白銀，國庫存銀，除印度外，爲數無幾。所以這兩次條文對於救濟銀價，實無甚力量。（美國在一九三二年放棄金本位，故銀價如從黃金計算，計一九二九年每純盎司值五角三分，一九三〇年值三角八分，一九三一年值二角八分，一九三二年值二角八分，一九三三年值二角八分，如從美金票計算，則一九三三年值三角五分，餘數仍舊，可見實際上增加無幾。）

一九三三的倫敦白銀協定，美政府承認年購國產銀二千四百餘萬盎司。所以在該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由總統發佈鑄銀文告，（Coinage of Silver Proclamation）一面批准白銀協定，一面由財部規定價格，收買國產白銀。此項收買的結果，使美國白銀與世界白銀脫離關係，與國內舊銀，亦斷絕源緣。世界銀價應因美政府的收買而抬高，但白銀協定任人皆知美國一手承辦。收買白銀的義務，美國最重但最願意，所以銀價不待美政府正式批准協定而先有漲升。以此十二月廿一日的文告的影響，在四週內僅抬高世

界銀價百分之四。銀協定的力量，僅在防止印度政府的大批庫銀拋售市場。收買白銀的數量，亦僅限於印度承諾每年出賣的數量。所以銀的價格至多僅望其平穩，初無抬高猛漲的奢望。所以自美國首先批准銀協定後，倫敦銀價迄至一九三四六月止，悉盤旋於每盎司二十辨士的範圍內，合紐約銀價四角五分。

第三次美國白銀政策的轉變，其重要性却與以前大不相同。美國曾經銀省議員的督促，中西部農民通貨膨脹的信仰，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通過並由總統批准購銀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主要條文即購買國內外白銀，使銀準備合全國金銀準備的四分之一的價值。銀準備以每盎司值一元二角九分計算。由前段推算，美政府尚須收買十六萬萬「標準」盎司的白銀。此數約等於最近數年全世界每年銀產量的十倍，或目前全世界新舊累積存銀總額的兩倍。其範圍，其重要性，其對於銀市場的影響，可想而知。從後段推算，依照舊美金元的含金量計算，銀價可抬高至每純盎司一元二角九分，如依一九三四年新美金元含金量及十六對一的金銀比率計算，每純盎司白銀可抬高到二元一角二分。就一九三四年六月的紐約銀價四角五分為根據，如最高價定為一元二角九分，則銀價尚須抬高兩倍弱。

如為二元一角二分，則須再抬高四倍強。這樣鉅大的購銀程序，自然的（一）將已往需銀國家如中國印度等，一變而為供銀國家，大量藏銀源源輸出。（二）購買數量既然合數年的世界新產及舊藏白銀，則銀市場的計算，決不能限於短期賣買，而將眼光放遠，為長期的生銀投機。但投機是否有利，或白銀在市場中貯積待售的數量多少，視須看美政府每期購買生銀的多寡和速度。如購買甚多；且積極收買，則價格暴漲，而銀市場貯積反多。如收買不多，且手續遲緩，則市場拋售必大，而價格上升尚較為平穩，或偶有跌落。去年購銀法案批准後，美政府收售頗為積極，年終計在國外市場收買約一萬八千萬，國內新產銀二千一百萬盎司之譜。倫敦銀價迅速自二十辨士升至二十五辨士。今年首二個月收買數量不多，且手續遲慢，故銀價停頓於二十五辨士中。到了銀市場拋售數量將盡，又逢美國銀省議員的督促，故銀價自三月後又見猛漲。倫敦大條五月中漲至三十四辨士，紐約漲至七角五分，所以收買國產銀的價格，原來規定為六角四分五，亦於四月末提高到七角八分。美財長並且聲明，祇要白銀公開市價不越一元二角九分，政府將繼續收買。所以五月一個月銀市場的投機活動最為劇烈。六月稍有反應，又逢復與法令為美最高法院否

決，認為違背憲法，銀價頗受影響。此項否決的政治原因和影響，有本刊陳之邁君一文，其經濟的反響，即在提高物價端賴人民購買力的增加，欲達到此目的，自須調整勞資關係，規定最低工資。復與法令，以調劑工資為最要，今被否決取消，則物價雖藉通貨膨脹而提高，但無購買力殿其後，則漲勢難以繼續，或竟反而下跌。雖經政府與廠家約定，仍維持復與法令精神，而影響將來，實所難免。故此數月來美國物價已見下跌，白銀為貨物之一，雖與復與法令無關係，而提高銀價的熱忱，似因而稍冷淡。故七月銀價與五月相比，倫敦大條跌三辨士餘，紐約跌五分，截至本日止（九月四日）倫敦銀價為二十九辨士，紐約銀價為六角四分，與五月間最高價相比，跌落無慮百分之十八。

六月之購銀法令後，美政府的白銀政策尚有第四次的變動，即收買國內藏銀變為國有。除外國政府及中央銀行在美保存之生銀，銀器，銀幣，及工商業的原料銀外，播數以每盎斯五角〇一厘價由政府收買。計自八月自去年年底止，共購得國內藏銀一萬一千萬盎斯，此數雖鉅，但與原定之銀準備數約十六萬萬盎斯相較，尚覺微細。況國外購銀的程序，又與此無關，故對世界銀市場的影響，在此

種特殊情形下，僅在由世界藏銀中的美國一部份，迅速集中，使世界銀供給量減小些許，（按世界藏銀最多國家為印度，次或為中國，）而銀價上升，趨勢稍為延緩。但此種力量，以全世界供給量相比，究形薄弱，故無關銀價後數月的繼續上升。

美國白銀政策的將來怎樣？嚴格說來，無人敢為預言。一八九〇年休孟購買銀法的取消，是因為庫存黃金，為購銀用的庫券掉換而出，致銀行企業，大起恐慌，深怕大家都在採取金本位，保持黃金，而美國獨使大批黃金流出，行將淪於人所共棄的銀本位，或復本位，或竟變為紙本位。故國會政府雙方迫於當時形勢，而毅然取消購銀法令。今日則不然。購銀雖仍用庫券，但庫券不能兌現黃金，所有金元券與銀元券統為無限法價，行使時不准拒絕。故無黃金因此流出幣制基礎空虛之虞。自購銀法令通過以來，銀行企業雙方頗有煩言，國內學者亦多數認為妄舉。但是政府收購白銀總數，雖未宣佈，當瀕於四萬萬盎斯之譜，一旦購買法令更改，銀價狂跌，政府將大吃虧。以前臘丁貨幣同盟中，法國極力維持白銀用途，雖有政治作用，但大批白銀不易脫手，脫手必吃大虧，亦是一大原因。故美政府為防存銀貶值，一時決不致變更政策。目下物價正

在跌落，農民經濟仍在掙扎中，失業人數雖稍有減少，但數目依然龐大，故擴充通貨繁榮工商之說，仍縈繞於一般入腦中，白銀既作通貨準備，就此等人心目中觀之，通貨膨脹藉此可易於措施。故除產銀省人民及其議會代表外，仍有多數中西部農民之擁護，雖政府感覺復興程序，障礙重重，累受打擊，對於白銀政策，亦不似以前之積極，而完全反向，改變政策，實為環境所不許。一八七八年的勃蘭德阿里孫購銀案，執行了十二年，到了一八九〇年休孟購銀案起而代之，又執行了三年，雖於一八九三年取消，但是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銀問題纔解決。中經長期的繁榮，使農工商礦各方，均享誠利安樂，而後銀的問題，纔在

政治上經濟上自然消滅。現在美國的白銀政策，雖大家感覺不安，但一時決不致廢棄。欲求問題真正的解決，確實的銷弭，自必一如前例，有待於繁榮的恢復，和農工的安寧。在此期內倘購銀程序因國內外貨幣價格的安定而稍形冷淡，則銀價必回跌。一九三六年的總統競選，倘民主黨仍勝利，則銀價仍將上升或平穩。如共和黨得勢，則無論購銀法是否即須取消，銀價必狂跌。購銀法而實行取消，則銀價的跌落必甚於一九三一年，而跌落的速度，必尤較前益甚。但購銀法的實行取消，即使共和黨當國，仍須視工商恢復的程度，和物價的平穩而定。知己知彼，我們中國又將何以應付銀價值直下驟下的變動呢？

大學應分設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

葉公超

現在各大學對於外國語文與文學的課目有歸之於一系者，有分之為英法德等系或組者，有以英文課目為主體而附以法德文課目者，有歸之於一系而另以教授一人主持所有一年級或一二年級之英文課目者。各校組織的形式雖然略有不同，但在原則與事實上則皆偏重文學方面的課目，而置語言與文字於附屬地位。

這種情形很容易產生四種流弊：一，能而只能教語言與文字的人往往不甘願擔任這方面的課程，因為從一般的印象中他就感覺他的地位似乎不如教文學的人來得高雅，來得體面，不過這還不至於令他決意改造自己。最令他難堪的乃是他的待遇往往也不如一般教文學者。處於這種被壓迫的環境之下，他漸漸地對於自己的課目，自己的所長

也就輕視起來。於是他一面放下文法，修辭和語言學的書本，一面向文學的大道上開拔。這是指只能教語言或文字的人（老實說，這樣的人中國並不多），至於能兼教語文與文學的人，不必說，多半是不願意教語言或文字的，理由也無需我來重說了。二，富於文學智識而且能教文學的人未必就能教授語言或文字的課目，但在現在的組織之下，他往往也得湊上幾點鐘的一二級英文或別的文字。在他、這幾點鐘數目的鐘點只是一齣「墊戲」的勾當，學生也知道這不是他的正戲，往往沒格外地體諒他。他對於改作文，講文法，解字，發音等等也許根本就欠缺相當的知識與經驗，即使他曾受過相當的訓練，在這種組織與環境之下他又何苦枉費氣力呢。按理說，能教那國文學的人應當至少也可以教那國的通行文字（古文字與歷史的文法除外），因為要了解文學作品所需要的文字程度本來就不低，焉有能教授某國文學而不精通某國文字的呢。理論雖是如此，但不幸今日的事實還沒有達到這樣合理的程度，況且了解與教授又不必然是接連着的。總之，現在的情形是有許多教文學的人實在不宜于兼教語言或文字的功課，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一方面的人才。偶爾他們也承認語言與文字是重要的，是要嚴格整頓才好，無奈他們的知識與習

氣往往不能證實他們的決心。即使他們有這種決心和辦法，他們也未必能得着當局的贊同，因為這樣便要一方面收縮，一方面擴充才成，而在當局這自然是麻煩的事。假使我們能在一系之內平均地發展這兩方面的課程，那當然是最省事的辦法，不過事實上我們能否辦到這步，似乎很成問題。三，把語言文字與文學歸在一系，像現在這樣，非但無形中降低了語言與文字在學術上的地位，而且很容易使系中一般教授以為語文方面的課程是專為研究文學而設立的。也許他們自己並沒有這種觀念，但事實上教材的選擇以及教授的方法已經足以證明他們那種不自覺的，潛隱的心理狀態，尤其是當多數的教授是偏向於文學方面的。所以在許多大學裏，一二年級的英文教材常為他系教授所批評。這種情形並不限於中國，美國的大學裏也時有同樣的糾葛（參閱 Wilkins: *The College and Society*, pp. 110-112 便知）。這當然不足為奇，因為我們的大學制度原是最抄襲他們的。在研究文學者的眼光中，最好的文字便是最敏銳，最深刻，最有澎湃力的文字，但一般人所要求的只是應用的文字而已。至於那種文字才算是應用文字呢，他們也未必能說得具體，不過他們總感覺研究文學的人所編選的課本大致是不合於實用的，至少不是他們的「應用文

字」。這問題我留在下面再討論，這裏我只想說明牠的存在。四，以上所論三種流弊皆由於偏重文學課目而輕視語文課目而產生的。這是說，文學占了上風的形勢。假設，在現在的組織之下，語文占了上風，我想文學知識的教育也必然與現在語文教育一樣地受摧殘。這可以證之以十年前東南大學的英文語言文學系的例子。我們現在的問題顯然地不是應當側重那一方面的課程，乃是如何可以使文學的課程與語文的課程平均地，獨立地發展。

近十年來大學英文系或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的學生，除了少數出洋留學與從事翻譯者之外，大致到中學去教書者居多。當他們站在學生的面前，他們的外國語程度大致是怎樣的，我們從每年投考新生的英文卷子裏也就可以看出七八分來。我相信，英文系的畢業生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寫不通，說不清的。至於教英文所需要的特殊知識，如英語發音方法，英文文法，修辭等等，他們在大學的時候就沒有受過相當的訓練，也許根本就沒有把這些東西看在眼里，所以更談不到了。即使我們的目的不在為中學造就師資，而專在造就研究文學的人才，現在的辦法也決不會使我們有所成就的，因為我們並不授與學生相當的文字訓練，所以他們畢業之後既不能直接用英文寫作，又不能作出

相當可靠翻譯。老實說，除了在家裏自修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關於文學的工作呢！這樣的畢業生我們年年送到中學裏去教書，當局者究竟是麻木，還是容忍？

語言與文字在學術上本有獨立的地位。在一個完備的大學裏牠們應當是自成一系列的，根據以上所說的話看來，我感覺中國大學裏正需要這樣一個獨立的語言文字學系。這系的功用不但可以供給其它各系所需要的基本語文課目，而且同時可以為中學造就師資，也可以為少數專門研究語言學或文字學的人設計，系內可依語言的系統分為若干組，每組設主席教授一人。中國語言文字當然也可以歸入這系。這樣組織起來，教授任何語言或文字的人自然非是專家不可，他的地位與待遇也自然與別的教授的同等了，從此他那種「自卑的隱機」也不再侵襲他的意識了。在這種組織之下，教授文學的成績或許會漸漸地進步，預備畢業後教書的人也可以得着相當的師範教育，專習語言文字的人將來也有出路。有了專家來教文字，我們一二年級的人英文教材或許不至於再引起現在這種糾葛，至少教的人可以多注意在文字的功用方面。我們要知道，實際上教授的方法比教材的選擇來得重要，譬如，同樣的一篇文章，用文學的眼光和文字的眼光來講就可以有很大的出入，所以

最重要的是先認定語文課程的性質，然後請能了解這種性質的意義的人來根據這意義的範圍來教授這和課程。性質既已確定，則教材的選擇自然不會難講太淺的。

當然，一個規模這樣大的語言文字學系的經常費必然要比任何系都多的，不過這筆錢是值得花的。至少我們應當有一個國立大學這樣去做，假使辦得好，也許這一處就夠了。其實，經費的問題還不如教授的問題困難，因為現在國內實在欠缺能教文字的人才；別的文字姑且不說，就是英法德三種文字的教授，國內就找不出多少位來；日文，俄文，蒙古文，西藏文，梵文等等更難得人。所以，在這十年內我們只怕還要到國外去延聘合格的教授，不過我們希望將來，也許在很遠的將來，研究近東和遠東語文

的中心點能從巴黎移到中國來，至少我們要抱着這樣的目標。

語言文字學系成立之後，文學系的範圍當然可以相當地收縮，數餘的錢可以移作語言文字學系的經費的一部分。現在許多國立大學的文學課程都不免有過事鋪張的毛病，甚至於課目之多遠過於英美一般大學所有的（這是某英國大學文學教授遊華後所得印象之一）。事實上，一校的文學系要想包括各時期，各名家的研究是不容易辦好的事。我感覺最好是像英國的辦法，每個大學依其所有教授興趣的趨向偏重於一二時代或幾個作家的研究。這樣似乎還比較容易收效，而且師生都可以避免汎濫歧涉的毛病。

☆ ☆ ☆ ☆ ☆

楊天驥案與國民黨

陳之邁

監察委員楊天驥。監察院參事高潮，以鉅款向江寧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孫紹康，請託平反交通銀行支行經理江祖岱侵款買賣公債一案，經孫氏舉發，監察院副院長丁惟汾氏引符請辭後，轟動震驚全國的人士。這樁公案的事實現在還未到水落石出的時期，局外人不容評論其是非曲直

。但是我們却可以喚起全國人注意這件案子對於監察院，國民黨，和國家風紀的嚴重性。監察制度是融會貫通中西制度而來的。雖則所謂監察權究竟應該有什麼範圍，因為首創這種制度的孫中山先生未曾明言，現行的法規，學人的見解，都是最紛紜不過的

。然而研究監察院二十年二月二日成立至今四年多的歷史，我們總得發現它是偏向於寬泛的解釋，認為監察院的職權，雖不能和從前的都察御史一樣地無所不管，至少也應在「摘發奸邪，懲戒貪污」以外，含有「杜漸防微之至意」（用監察院語）。但不問監察權的範圍若何，一個職司監察的堂室機關，總應該是一個最清高，最廉潔的機關。現在它本身的委員和參事，公然借着他們的權勢地位，干涉司法，賄賂有司，自然構成它本身最大的危機。如果它應付這個危機的手段不能盡治人意，匪特我們不想看見它的職權擴大，整個監察制度我們都應呼籲取消。

在監察院成立不久，監察院曾因立法委員史尚寬私函安徽高等法院請託平反葉芬被處徒刑一案，向國府提出嚴重的彈劾，并曾兩次上呈催促國府辦理該案。史案所關的只是私函請託，並沒有用金錢誘買，案情遠較楊案為輕，監察院尚且如此的賣力氣，卒使當事者受到申誡的處分。這次監察院本身的重員鬧出這樣的醜事，監察委員們自然十二分的憤懣，應當竭盡力之所及來給當事者以適當的處罰。現在丁氏因此事而引咎辭職，監察委員也立刻提出彈劾，除了經過審查移付懲戒及催促當局趕辦外，可說是盡了監察院應盡的責任。監察委員有四十餘位之多，更有許

多員司如參事秘書之類，其中自然不免有害群之馬，我們不應因一二人的舉動而把其它潔身自好之士一併輕視懷疑。我們應注目於該院處置此事努力的程度及其所表現的精神。從以往的經驗看來，不偏心的人都應承認監察院的作品所為，只有過而無不及，同時他們也不抱「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而袒護自己的人員：二十二年二月監察委員高魯便因為受行政院委令去監運古物，觸犯了國府組織法第五十一條「監察委員不能兼任其他公職」的規定，便遭監院的彈劾。照報章記載看來，關於楊案該院也是努力向解決的路途邁進。這種努力我們只有贊成和欽佩。

可惜目前的制度不容許監院將此案一直辦理到底。監院的職務只在彈劾的提出，彈章既上，一切聽懲戒機關去辦理，除實詢催辦外，監院完全無可如何。在以往監院曾經提議過改制，把隸屬於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議決懲戒權，隸屬於國府的政務官懲戒委員會，隸屬於司法院的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長官懲戒委員會，一併納入監院之中，但結果未能如意。在以往監院也曾對於這些不屬它管的懲戒機關屢次質詢催辦，發過不少的牢騷。然而目前的狀況依

舊是懲戒機關不屬監院範圍，它只能提出彈劾，移付懲戒，懲戒機關辦理得快慢，處分得當否，它只能催促批評，不能直接過問。

監察委員的懲戒機關現在是中央監察委員會。本來依孫中山先生的本意，這個懲戒監委的機關是國民大會（憲法草案便如此規定）；現在既然沒有組成國民大會，監院又已成立，不得不有過渡的辦法。按監察委員保障法第七條，有監察委員懲戒委員會的規定。但是這個委員會始終沒有組成（我們也想不到這樣一個機關怎樣組成），因此在二十年三月六日國府訓令便規定「現今尚在訓政時期，所有政權，均由本黨代表人民行使，則此項職權，似以屬於中央監察委員會為宜。」這種過渡辦法是合乎訓政時期政制的精神因而可以目為適當的。上述高魯一案監院便是移付那裏去懲戒的。

然而誰都曉得中央監察委員會不是一個很活潑的機關，裏面的分子非常複雜，各有各的職務，也不常川在京。同時我們也知道這個機關平常也沒有什麼要事可辦。然而

楊案解決的責任却落到它的身上，因此我們爲這件案件對中監委會便發生許多期望；我們希望它能澈底了解楊案的絕對嚴重性，了解整個監察制度的成敗利鈍，繫於此案完滿的解決；我們希望它明白，監院彈劾案的提出固然重要，懲戒處分之當否則尤重要百倍；我們最希望它知道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威望與地位，與楊案亦息息相關，因爲國人曉得解決此案的是黨的機關，而不是政府機關。國民黨處置此事而不盡治人意，國人只有滅失對黨的信仰和期望。中監委會平日很少要事可做（這也泰半由於它不肯做）；現在有了擺在眼前，我們希望它能克盡厥職，

至於怎樣解決才稱得起完滿，我們不便說；在「刑亂用重典」的先秦法家思想尚普遍於大地之今日，國人的意見也是言人人殊的。但我們願奉告國人，罪名刑罰之輕重是小問題，重要的是精神與態度，監院已經盡了它本分的責任，精神亦極堪嘉許，現在只看中監委會能否貫徹監院未竟的事業。

二十四·九·五。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吳景超

我在本刊一六五號裏，有一篇「耕者何時有其田」，提倡在不加重佃戶負擔等原則之下，定出一種法規，使地主將土地出售與佃戶，由佃戶分期攤還本息。依照我所提出的辦法，佃戶每年所攤還的本息，與中日所交的租相等，但三十三年之後，本利便可完全付清，土地也便全歸佃戶所有了。

這篇文章，得到很多的反響。一位徐先生寫信給我說

先生主張政府幫助佃戶購入所耕的田地，分期攤還本息，在三十三年後土地便完全歸耕者所有了。這辦法是好的。但這土地的賦稅歸誰負責呢？田主既和土地脫離了關係，當然不再為這土地納稅，佃戶每年繳了和前所繳的租金相等的本息七元外，自無力再交這苛重的租賦，而這又是地方政府行政費的惟一歲入，當然不豁免，那麼去向誰徵收呢？又有一位向先生，也與徐先生提出相似的疑問，他說

先生主張係將土地所有權，從地主移到佃農，即由佃農逐年攤還本息，以不加重佃戶負擔為原則，依先生所舉的例，自係妥當。但所有權移轉後，納稅的責任自亦移轉，在目前賦稅繁重的時候，此一重負是否亦應計算于攤還而不增負擔的原則內？換一句話，所謂不增加負擔，是否不計及納稅一項，這實在是一個小問題，但既有所疑，不敢不問耳。

我很感謝徐尙二先生，提出納稅這個問題來，使我對於這個問題，有申述意見的機會。我的意見是很簡單的。假如田賦要佃戶出，那麼他的負擔，便比平日加重了，與我提出的原則相背，所以在土地的所有權，還未完全移轉給佃戶的時候，田賦還是依舊由原來的地主擔負。在這種情形之下，地主的擔負并未加增，因為他平日收租納賦，現在所收的錢，雖然改變了名目，但其數量，與平日所收的租相等，那麼從這些錢裏面，提出一部份去納賦，過的日子，還是與平日一樣的。不過這種日子，三十三年之後，便要停止了，那時他對於佃戶無權利，對於國家，也可

不負納賦的責任。

假如有人覺得這種辦法，未免對於地主苛刻一點，那麼我們可以告訴他，別個國家中所行的方法，還有比這還苛刻的。俄國不必說了，就是不行共產制度的愛沙尼亞，在徵收地主土地的時候，并不付給代價，於是實際便等於沒收。沒收的方法，有許多人是贊成的，但我覺得中國的所謂地主，與東歐的大地主，性質并不相同。中國的地主，有一大部份，其所有的土地并不很多，平日雖靠收租度日，但並沒有多少盈餘。而且地主之中，也還有不少的孤兒寡婦。假如一旦把他們的土地都沒收了，這些地主，便要成爲社會上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用「收買」代替「沒收」，便是要給這些地主一些時間，使他們另謀出路，使他們知道不勞而食的日子，不久便要過完了，應當早點作些別的打算。這不是劇烈的革命，而是和緩的改革，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在不加重佃戶負擔，不完全剝奪地主既得利益，不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等原則之下，使耕者有其田，方法是很多的，并不只我所提出的一條。假如有人主張田賦應由地主出讓土地所有權之日起，歸佃戶負擔，不要等到土地已

完全歸佃戶所有時，再將納賦的責任，移轉到佃戶身上，那麼我所提出的辦法，便要修改一下。

第一種修改的方法，便是地價分期攤還，但不計息。譬如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分作三十三年將地價還清，每年只交地價洋三元三角三分。在這種情形之下，原來的佃戶，可以負起納賦的責任。

第二種修改的方法，便是計算地價時，採取東歐各國的成例，不以目前的市價爲標準，而以歐戰以前的市價爲標準。在中國，我們以前清末年的地價爲標準。如照那種地價攤還本息，佃戶也可負起納賦的責任。譬如現在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在前清末年，也許只值五十元。以六厘起息，每年只要付息三元。實際農民現在租這樣一塊地，須交租七元。採用新的辦法之後，對於這一塊地，每年除攤還本息三元半之外，還有三元半，可以作納賦之用而有餘。

方法雖多，目標只有一個。我們只要贊成這個目標，那麼方法是很可以邀集一些專家來商量的。

九月，七日。

☆ ☆ ☆

獨立評論 第一六八號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111

社會升降與政治治亂

李樹青

健全的社會組織應和健全的身體相同。身體內有組成作用，有破壞作用，有血液循環，這些是一時一刻不能停止的。社會也應有組成作用和破壞作用，也應有相當於血液循環的社會升降，同樣是不能停止的。

社會上統治階級的形成，可以分出幾種：第一，由武力形成的，便是由掌握絕對優勢的武力的政治野心家統治一切。歷史上的實例，如拿破倫的征服歐陸和秦始皇的統一中國。這種統治是統治形式中的最脆弱的。倘不能改進，隨時有覆亡的危險。因被統治的人「非心服也，力不如也」，一有機曾，便揭竿而起，釀成革命。第二，由文化形成的，社會上具有優秀文化的人統治文化較低的人。也許能得一個時期的安定。直到下層民衆能以吸收統治者的文化來改進自己時，這個社會便要騷亂了。第三，由經濟形成的，社會上富人統治貧人。藉着富人金錢上的勢力，僱傭貧人來捍禦自己的統治。這雖比較更安定些，但却有兩種危機：便是因政治的腐敗或經濟的困厄，促成貧人的團結，和被僱傭的人的背叛。俄國的一九一七年革命，部

份的証實這種情形。第四，是人才的統治，由社會上最有才幹的人統治沒有或才幹較低的人。這是一種最鞏固的政權。磐石苞桑怕也不足用來比擬。原因不僅在政治的開明，而在社會上即沒有可以擁亂之人。歷史上雖不易明確指出人才統治的形式，讓我們來武斷的說一句，歷史上任何一個比較長期的安定時期，都是或多或少的近於這種統治的。

以上還是分別來說明，倘如合起來看，人才統治實是其它統治形式的樞紐。統治者是人才而又能援引人才，任憑是那種統治，武力的或是經濟的，都可使社會安定下去；反之，革命的危機是時刻不會停息的。秦始皇和漢高祖的政權都是由武力取得的。秦始皇的政策在迷信武力便是一切，於是焚詩書，坑儒生，用無才幹的人幫同統治，以爲「吏不必才，取守吾法而已」。把一些比較有本領有志氣的人都壓到下層社會去。正如蘇東坡的話，這些人將「稿項黃誠以老死於布褐乎，抑輟耕歎息以俟時」呢？終於嘆息大丈夫當如是者有人，欲取而代之的有人，破家散財

請始皇一嘗鐵椎風味的也有人，福龍一死而天下遂分了。漢高祖雖以馬上得天下，但未以馬上治之，能重用三傑（劉邦嘗自謂吾有三傑，能重用之，所以勝；項羽僅有一范增，而不能，所以敗），援引儒生，制定禮儀，漢祚以永。史例甚多，不勝枚舉。其它統治亦莫不如是。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知道人才對於統治的重要了。

這裏或許有人懷疑，既得政權，便是人才，不然爲什麼能形成社會上的統治階級呢？問題不在觀察某一個短時的個人而應是長期的社會。我們並沒有說漢高祖是人才，秦始皇不是人才，短時的政權的獲得無一不由於比較出類拔萃的人物造成的。須知人才的產生並不限於統治階級，一時的比較優秀常爲更優秀的可畏的後生所壓倒。所以，健全的社會需要破壞作用，組成作用，和社會升降。

原來，社會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只爭一個人才的比例數。前者多於後者，社會自然安定；反之，遲早必會釀成革命。這理由至爲簡單。有才幹的人所組成的政權，必然是開明的有效率的，合乎時代潮流的，無才幹只有悅服。無才幹的盲人瞎馬式政治，所謂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自爲在野的人才志士所反對，終至推翻而後已。故聰明睿智的統治者的眼睛，常在注視社會的下層。雖居高位，

安不忘危。使下層的優秀份子，不時升入上層階級，造成所謂組成作用；而破壞作用也行於統治者間，把才幹已然比較落伍的人淘汰下去。這樣，社會下層的人才隨時有升入上層的機會，而上層的不肖份子也隨時可以降落；人海在不斷地浮沉，社會在繼續地升降，量才使用，俊傑在位，這社會將是最理想最安定的了。

這種政治哲學，在中國歷史上是頗爲發達的。每一個被認爲賢明的君主，殆無一不鼓勵社會的升降。據說堯舜置進諫之旌，登聞之鼓，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這都是後世儒家最推崇理想中的人物。兩漢時，有徵辟，有舉孝廉，有舉賢良方正等；魏晉則用九品中正法官；隋唐以後則有科舉制度。雖其內容性質不必盡同，其爲統治者所設的社會升降的途徑則一。中國最古的格言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這是很值得重新提出注意的兩句話。

現在中國社會的並不安定，這是不容諱言的。年來曾經引起了政體上的獨裁與民主的討論。但構成政治制度的人才問題，還很少有人注意。事實上英美民主政治和德意的獨裁政治，一樣都能使社會躋於安定。而我們，在政體上，對於專制，民主甚至於一黨專政都試驗過，却一樣

沒有表現出較好的成績來。也許還是一句老話「有治人，無治法」的原故罷？

身體上一時的不健康，我們都知道就醫檢視脈搏；但

對於社會組織的不健全，我們該不會只顧「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忘記了血液循環的基本現象。

二十四年九月一日。

蘇俄旅行記 (十七)

丁文江

巴庫

油田的參觀

我是九月十四日上午七時到巴庫的。那天的早上就同布拉哥佛林同到阿志巴蔣邦石油總管理局 (Azertajan Net-the Trust) 縮寫為 Azneft。局長巴先生 Barinoff 介紹我們到地質課去。這是管理局的一部分，不屬於地質礦產調查局。課長倪克亭 (Nikotin) 副課長梅利哥夫 (Melikov) 很誠懇的歡迎我們；拿了茶，黑麵包，和餅乾款待客人。他們本來是要到巴庫西南的 Nethe Tikala 去調查的。於是倪先生先去，留梅利哥夫招待我。

他們都不會說外國話。布拉哥佛林以外，石油總管理局又派了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中年婦人來當翻譯。但是梅利哥夫是一位極有經驗的教授。他指着牆上所掛的新地質圖

，不到一小時，把高加索石油礦的地質，提綱挈領給我講的清清楚楚，上次所寫的油田的大概，就是我當日聽講的記錄。

他講完了以後，我對他說道，「我是學地質的。很希望能到田野去，看看地層和構造。」梅利哥夫很高興的說道，「那麼，請你吃了午飯來，我陪你同去。」

吃了午飯我們一同坐汽車向巴庫西南的一座長嶺上去。到了嶺上，梅利哥夫指給我看道，「我們現在站在所謂 Ashron 層的上部石灰岩上。在這裏地層走向南北，傾斜緩緩的向西，成功一個背斜層的 (anticline) 西支 (limb)。你看見東面的許多油井，正開在這背斜層的頂上。這是 Bibi Ghat，新名為 Stalinsky 區，是全油田第二個重要的區域。北距巴庫市不過四公里，西面緊靠着我們所站的嶺上，東與南都在裏海 (Caspian) 的邊上。一部分的

新井是把海邊的淺灘填起來，再開下去的。這裏有五百座井，每天出產在一萬噸以上！向西下嶺，傾斜轉了向東，成一個向斜層 (Syncline)。這個向斜層的西支就是另一個背斜層的東支。這叫做 Shobany 背斜層。背斜層的頂端功 Shobany 嶺，就是我們西面的一道高嶺。高嶺東面的深谷是鑿在背斜層的東支裏面的。從巴庫到地夫利司 (Tiflis) 的鐵路順着這條谷向南，因為我們所在的嶺東北連上巴庫市北的裏海層岩石所成功的一條嶺，鐵路不容易通過，所以從巴庫到地夫利司去，先要回頭向北，再向西向南繞到這條谷裏來。谷的西北是 Shobany 油田，是在背斜層的北頭。在這裏岩石傾斜很陡。Apsaron 層以下的岩石逐次露了出來。這叫做露頂背斜層 (Exposed anticline)。普通巴庫油田的背斜層傾斜都不很陡。Shobany 是例外。因為背斜層的頂與東支之間有一斷層，把含油的地層斷了向下，所以所含的油不但都保存住了，而且集中在一處，壓力很高。開井的時候，成功油泉 (Gusher)。Shobany 油田開發很早，現在已經將近開完；每天產油不過一百噸。我們現在從嶺上走下去，逐次觀察我所講的各點。」

于是我們令汽車開到 Shobany 嶺下等我們，離開了大路，下坡一直向谷底走去。沿路上梅利哥夫逐一指示我

，「這是 Apsaron 層的中部棕色土」，「那是 Apsaron 層的下部藍色土」。「那邊是土人開的水井，正開在向斜層中間。這是輕的，所以鑿在背斜層的頂上，水是重的，所以沉到向斜層的底下。工人不懂得地質，但是開井的地點與地質暗暗相合」。將走到谷底的時候，梅利哥夫又說：「我們看見這條谷是鑿在 Shobany 背斜層東支裏的。但是開鑿的時代很早——是在裏海最後一次泛濫以前的。你看這裏所謂裏海層的沙平平的，不整合的 (Unconformably) 蓋在 Apsaron 層的下部藍色土之上！你看見那邊藍色土裏的螺殼嗎？這是所謂 Dreissenata，是藍色土層的標準化石。丁先生！你帶兩個回去，做爲紀念。」

谷底的岩石露頭不好，所以藍色土下部的地層（所謂 Aktkegeni 黑土層）沒有看見。一過鐵路向西，就透着含油的地層。初時傾斜很陡的向東。順着鐵路向北走，越走越傾斜越陡；到了谷的北頭，傾斜翻了 (Overturned) 向西。同時 Aktkegeni 黑土也露在地面。梅利哥夫笑道：「我們今天可以看見的地層都看見了。暫時休息一下子罷！」于是我們坐在石頭上，喝水吸煙。巴庫的天氣本來很熱。雖然是下坡，大家都是渾身汗濕。然而梅利哥夫不但地層很熟，講解很清楚，而且他萬分的熱心。我固然心領神會

，連不學地質，不長走路，穿了長管皮靴的布拉哥佛林也樂而忘倦，一面翻譯，一面點頭會意。我於是纔了解科學興趣入人之深！

梅利哥夫對於地層之熟我們不久又得一個證據。他告訴我道，「含油地層裏面大的化石很少。偶然有的是蚌屬的 *Urio*，但是不容易遇着。」走不幾步，他忽然離開大路，爬上坡去十幾步，指着一塊石頭道，「這裏就是一個！」我一看果然是一個 *Urio*。我要拿鋤去打下來做紀念。梅利哥夫連忙攔住道，「我還要留着牠教別的學生呢！」他又回過頭來指着兩邊山上隱約的有一條筆直的小路道，「這是三十年前我的先生 G. 教授把全部地層逐一擊取一套完備標本的遺痕，從此以後這裏就變為學油田地質者的標準實習地。」我笑道，「梅先生！謝謝你也把我當做你的一個學生。」「做我的學生不是容易的。丁先生，你先把今天看見的地層和構造，復講給我聽聽看。」我于是如學生背書一樣，把所聽見，看見的逐一的背誦一遍。他哼了一聲道，「你的記性不錯。不要忙，我還要放實習呢！」於是坐上汽車，順着鐵路向南走，遇見新的地層，他就下來問我，「丁先生！這是甚麼地層？」如是四五次，我答得不錯。他纔呵呵大笑起來，「丁先生！你真

習也及格了，我收你做學生罷！」

順着鐵路走向南約八公里，再向西。岩石的走向從南北變成東西。經過一個向斜層以後，鐵路改向西南。鐵路的左右一邊一個背斜層。每一個背斜層成功一個油田；在路東面的是 *Lock Batan*；在路西面的是 *Puta*。兩個油田之間有一個「泥火山」。這是巴庫的奇景。牠是一個圓錐形的土山。所有的土都是由地底下噴出來的，正如火山的流岩一樣。原因是地底下有瓦斯。牠的壓力很大能把地下的土噴了出來。

Lock Batan 是一個「破頂背斜層」(*Piercing or exposed anticline*)。北面的傾斜很大，正如 *Shodany* 油田一樣，在這裏也發見油泉。一九三三年的夏天一個油泉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噴出了一萬六千噸油，十九日以內噴出了二十萬噸！這完全是一個新油田，一九三二年纔正式開辦的。我在那裏時候已經有十七個產油井，十個探油井，四十個鑽眼。每天產量在一千噸以上。預算到一九三四年每日可以增加到六千噸。我將出蘇俄的時候聽說又發見一個油泉。

Puta 油田是一九二八年開發的。每日產量比 *Lock Batan* 要多一倍。油田以內除了辦公室以外建築有工人的

住房 (Lack Iatan) 的工人是每日用汽車從巴庫運來的)。這種建築也很簡陋，比市內的新式工人住宅差得很多。

兩處參觀完了，天色已經不早。梅利哥夫提議回到巴庫東面五公里的 Zikh Hidropark 海水公園去。於是回頭先到巴庫市，穿市直過，經「黑市」(Black town)。「白市」(White Town)，到海水公園。所謂「黑市」，「白市」原來是提煉石油的地方。當日為清潔起見，所以煉油廠都設在市的西面，因為烟多，所以呼為「黑市」。以後煉廠加多，從「黑市」向西推廣一個新市。無以名之，就反稱牠為「白市」。實際上「白市」的黑烟不少于「黑市」。巴庫的油不全在這兩個地方提煉的。一部分的粗油，與燈油用兩條八寸的鐵管從裏海運到黑海邊的巴通 (Batum) 市去。

海水公園設在一個小海角上。有游泳場，運動場，音樂台，花園，草地。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天已昏黑，却沒有一個人。梅布二位要洗海水浴。我說，「浴衣或許不要的。沒有浴布怎樣辦？」他們笑道，「浴布是現成的，就是各人的一條褲褲！」

洗完了浴回到巴庫，已經八點過了。梅利哥夫告訴我明天他要到南油田 Nafte Tikala 去，不能再見面了。我對

獨立評論 第一六八號 蘇俄旅行記

他說道，「我很感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先生！」他答道，「我也很謝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學生！」

九月十五日地質課派了一位許瓦保維區先生 (Sverdovitch) 來陪我參觀巴庫市以東的油田。我們先坐汽車到巴庫市東約八公里的 Surahany 油田。這是所謂 Gardjort-Kidze 區，目前產量最多——七百個井，一共每日產油二萬一千多噸。油田裏有石油管理局所設的地質分所，專研究打鑽的地層。看他們的報告知道含油地層分為四層：(一)從地面到地下五百七十公尺為 Surahany 層，在二百三十多公尺含有輕油；(二)從五百七十一公尺到八百七十五公尺為 Sabutinsky 層，含有重油；(三)從八百七十六公尺到一千三百五十公尺為 Kakharasky 層，含油九層，是為主要含油層；(四)從一千三百五十一公尺到一千九百公尺為下含油層，只有油一層，在一千四百九十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可惜露頭不好，地面上看不出甚麼來，不過知道本區也是在一個背斜層的頂上。

從 Surahany 一直向東約十公里就到了大陸上最東的 Kala 油田 (裏海內還有 Artem 島一區，在 Kair 之東)。這是新開發一區，只有八個油井，但是每日出八千噸。含油層距地面約四百公尺。背斜層四周露在地面上的是所

謂 Apstun 層的上部石灰岩。背斜層的中心在同層的中部泥岩裏面。背斜層軸的走向是西北至東南，長約一公里。所有的油井不在背斜層的中心，却在中心的西北。這是近年來用地球物理學探鑽所得到的重要結果。探鑽的方法，地磁，電位差，地心吸力三種並用。據說尤以地磁測量最為可信。凡是油層都表示地磁變態的正號 (magnetic anomaly)。凡是表示副號變態的地層都沒有油。當歐戰以前，外國人經營巴庫油礦的時代，在 Bak 背斜層頂上打鑽，只打到瓦斯而不見石油。最近經蘇俄地質家利用地球物理學測量推想到地下含油層的構造，與地面所露出的構造不完全相合。地下含油層也是一個背斜層，但是牠的中心偏向西北，然後由地面背斜層向西北鑽探，果然得到了大量的石油。不過到如今為止，油都是從 Bakachinsky 層來

的。以上的兩層只有瓦斯。

從 Kala 回到 Surahny，向南參觀 Karatchkoff 油田。沿途經過一個回教的禮拜寺，飛機場和幾處葡萄園。油田每日產油四千噸，比較是新開發的。參觀完了，天色已經不早。于是匆匆向北到所謂 Leniniky 區一走。這是巴庫油田中最老的一區。包含舊日的三個鐵區：在西面的是 Bakhany，在東面的是 Ramany，在中間的是 Sabnukly。實際上三個鐵是同在一個背斜層上。全區內新舊有三千個油井，但是每日產油不過一萬噸。

從 Leniniky 區向西回巴庫的時候，遠遠的望見 Bana-Saty。這也是比較的老鐵，每日產油不過一千多噸。因為時間來不及，就沒有再去參觀。

(未完)

編輯後記

編者

△趙守愚先生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的教授，兩年前他特「獨立」寫了許多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

△大學一年級英文的課程，在許多大學裏都成爲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葉公超先生的建議，是值得教育當局詳細考慮的。

△也可見少有人巴監察院的公服一本一本都詳細的讀

過，但陳之邁先生却做過這種工夫。他有一篇長文，論「監察院與監察權」，在清華的「社會科學」上發表，(十月一日出版)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都應取來一讀。

△李樹青先生是清華大學本年度社會學系的畢業生。他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把握着社會治亂一個重要的關鍵。